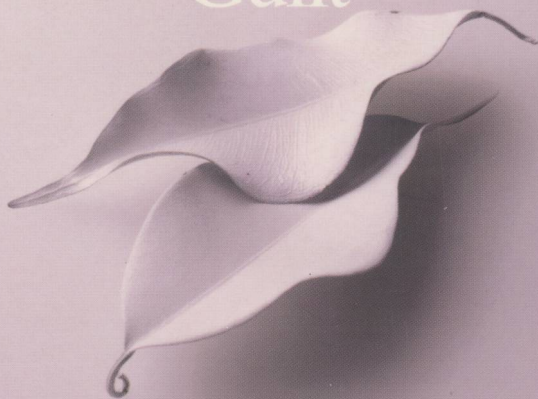


沒有 罪惡感 的性

Sex
Without
Guilt



愛情是美好的；性卻是罪惡的.....

沒有罪惡感的性 / 亞伯特·艾里斯著；陳蒼多譯。
-- 初版。--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1〔民
90〕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3-634-5（平裝）

1. 性知識

429.1

90017764

沒有罪惡感的性

作 者 / 亞伯特·艾里斯

譯 者 / 陳蒼多

執行編輯 / 陳素娥

發行人 / 王永福

出版者 / 新雨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 話 / (02)2978-9528（編輯部）

(02)2978-9529（營業部）

傳真電話 / (02)2978-9518

戶 名 / 新雨出版社

郵撥帳號 / 11954996

印 刷 / 福霖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 /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

出版日期 / 2001 年 10 月初版

定 價 / 22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敬請讀者至全國各大書店參觀選購本社各式圖書。或利用
郵政劃撥向本社訂購，5 本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作者簡介

亞伯特·艾里斯（Albert Ellis），為哥倫比亞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臨床心理學的實務非常豐富，歷任美國心理學學術機構要職、著作等身分，共著有二十多本書，較著名有《愛的藝術與科學》、《性與單身單人》、《聰明女人獵獲男人指引》，以及《沒有罪惡感的性》等。

譯者簡介

陳蒼多，台灣人。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碩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教學之餘從事翻譯工作，偏愛性愛哲學與人生哲學。吸收慾與發表慾皆強，浸淫在浩瀚書海，留連於知識王國之中，不知老之將至。

沒有 罪惡感 的性

Sex
Without
Guilt

亞伯特・艾理斯 Albert Ellis◎著 陳蒼多◎譯

新雨出版社

譯序

陳蒼多

很湊巧，西方有兩位性學大師都姓艾理斯，一位是英國人（一般的譯法是「葛理斯」），另一位是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前者以九大冊《性心理研究》聞名於世，本書作者艾理斯則以《愛的藝術與科學》、《性與單身男人》、《沒有罪惡感的性》等較為人所熟知。他的著作，我收集的不少，如《如果這是性的異端……》與《花痴：性慾過強的女人研究》，也是我想譯出的，除外我已譯出他的《聰明女人的約會與選伴手冊》（原名《聰明女人獵獲男人指引》）。

很多年前，有一本譯著《沒有恐懼的性》流行，而艾理斯在這本《沒有罪惡感的性》中的見解，更加有說服性，因為艾理斯是著名心理學家，坊間已經有一本有關他的專論翻譯出版了。

讀者看了本書的目錄，也許覺得作者意在寫出一本「煽色腥」（sensational）的作品，其實不然。艾理斯是「理情治療法」的創始者，他的作品必有可觀之處，是為序。

譯序	003
引言	008
一、對於手淫的新觀點	017
二、談愛撫	027
三、論婚前性關係	033
四、通姦：贊成與反對	049
五、為「有性無愛」辯護	063
六、為何美國那麼懼怕性？	083
七、性查禁歷險記	093
八、男性如何造成女性的冷感？	113
九、男性的性無能	125
十、我們何時不再敷衍性教育？	133
十一、美國女人如何迫使美國男人成為同性戀者？	139

十二、對於性變態的再檢討	147
十三、論愛情的迷思	155
十四、「性」的法西斯主義	163
十五、享受性的權利	181
書目	189

獻給無數的男人與女人——

他們的性行為既沒有傷害到自己，也沒有傷害到別人，
但卻有了罪惡感，並孤獨地與罪惡感作戰。

引言

一九五五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了解到《獨立報》的性質及其所代表的立場。當時這份報紙的主編保羅·克拉斯內——也是最近唯一標榜打倒偶像的期刊《現實主義者》的編輯與發行人——寫信給我，問我是否有未刊登過的文章，也許他們會感興趣。克拉斯內先生說，他讀過《獨立報》的圖書部門所分發的拙作《性的民間傳說》，知道我是從事有關性、愛以及婚姻與家庭關係方面的研究。他問我是否有什麼文章，其他期刊拒絕刊登，但《獨立報》也許樂於公諸於世？

我湊巧有幾篇這樣的東西，是談論「性」方面的。保羅·克拉斯內曾隨函附上幾期他所主編的那份不尋常的月報《獨立報》（當時叫做《敘述報》）；我在看完這幾期的報紙後，非常願意把這些文章投給《獨立報》。我以前聽過這個期刊，但不曾看過；讀完那幾期後，立刻深深覺得它在所屬的領域中是非常獨特的——真正是無黨無派，別無私心，只有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在這個所謂的民主國家之中，也許最常為人所追求：絕對、完全

而明確的言論自由。

我越了解《獨立報》，越了解其發行人和主編李爾·史圖亞的成就與人格，就越體認到一點：也許在美國出版史上，不曾有過像這樣的報紙存在過——或者至少不曾有過像這樣的報紙如此持續地欣欣向榮。其他自由派期刊當然曾在本國存在過；有一些現在還存在。但是，這些期刊幾乎都同樣鼓吹某種政治、經濟或社會觀點。

《獨立報》並不如此。它所信誓的一個目標是：刊登具有正當和重要新聞價值，且別處不容易刊登的任何文章。所謂的「任何文章」，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任何文章」。在政治上屬於自由派的期刊，時常會有宗教或性方面的禁忌，而在社會觀點上屬於開明派的期刊，則時常會表現出政治或經濟的偏見，但《獨立報》卻是我所知道的報紙中唯一似乎符合下列條件的報紙：沒有禁忌或限制，刊登各種新聞和小說——無論它的內容可能觸及哪一個人的政治、經濟、宗教、醫藥、性或其他方面的傷痛。

這並不是說，我一直都同意《獨立報》的社論或其他文章。我並不如此。它的專欄，像我所有知道的所有自由派期刊的專欄一樣，時常以誇張或過分驚人的方式攻擊一些既得的利益，諸如「美國醫藥協會」。我對於「美國醫藥協會」的活動並不熱中，但我並不認為這個協會有如《獨立報》的一些作家所認為的那樣邪惡不正。《獨立報》也刊登一系列的

文章，試圖掩飾德國聲名狼藉的克魯伯王朝，而這個王朝的觀點，我和該報的主編都無法衷心贊同。

無論如何，這是《獨立報》的不尋常優點：它所刊登的一些觀點（包括我自己的很多觀點）並非李爾·史圖亞個人所喜歡的，但他卻認為應該讓它們有公開發表的機會。也許，有幾份其他的現代期刊也經常這樣做，但是，我此時記不起曾讀過這些期刊。

無論如何，我第一次看完幾份《獨立報》之後，就把四篇文章寄給保羅·克拉斯內。這四篇文章是有關性方面的話題，也是別的刊物不想刊登的。它們原是別的刊物或出版社委託我寫的，並且也是委託的編輯渴望地等待著的文章，然而卻很快被退了回來，附上表示歉意的字條，或者以電話說明：雖然文章寫得很清楚，很有趣，但題材太具強硬的「性」成分，無法公開刊登。我把它們投到別處，結果又被認為內容不適合現代的大眾媒體。

在我把這四篇文章寄給保羅·克拉斯內後不久，他寫信給我說，他已經把這四篇文章拿給李爾·史圖亞過目，他們兩人都認為，這些文章正適合《獨立報》：他們要全部刊登。最後，他們真的全部刊登了，結果讀者覺得文章相當有興趣，所以一九五六年二月起，我就成為《獨立報》的固定專欄作家——我敢說是為任何美國報紙所寫的唯一性方面的專欄。

我成為《獨立報》的專欄作家的過程，並不是完全很順利的。在我開始寫專欄後不久，就有針對我的大量評論快速出現，並且所有的評論都幾乎不是有利的。到目前為止刊登於報上的三十多封評論我的文章的信函，有幾乎三分之二都表現出無情的否定態度。例如，以下這些都表現出冷淡的反應：

密西根州哈潑林地的一個男人寫道：「我要立刻取消訂閱。貴刊不是我們回到家後想讀那種讀物。今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寫及，你們卻刊登一些無稽之談；特別是那篇談手淫的文章。」

佛羅里達州德托那海灘的一位讀者來信說：「艾理斯博士是一位低級的唯物論享樂主義者。我說『低級』，因為典型的享樂主義者在尋求愉悅時，會表現得較有分辨能力，較有克制能力。」

舊金山的一個女人寫道：「真可惜，像你這樣一個年輕人竟然騙自己說：把其他地方所無法刊登的猥褻言論刊登了出來，是在做有助於人類的事情。」

亞利桑納州鳳凰城的一個男人寫道：「有關性行為的文章，一定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吸引行為不正常的人以及思想頹廢的人，但是不能因為別人不刊登這種劣等貨，它就適合容納在《獨立報》之中。」

堪薩斯州托培卡的一個女人寫道：「我不再續訂了。你們所刊登的亞伯特·艾理斯的文章，以及其他專欄，可真是極盡下流之能事。」

賓州蘭卡斯特的一位處女寫道：「那篇性文章（〈通姦：贊成與反對〉）真是可怕到極點。這篇文章的作者應該關進監獄。我想告訴你們，我是一位處女。我母親去世後，有兩個男人在不同的時間希望跟我結婚。所以請不要認為，我被人遺忘了，決定當處女是我自己的事。」

「還有，關於那篇可怕的性文章，我想告訴你們說：我很相信欽定本聖經從頭到尾所講的那些話。欽定本聖經說：你不得姦淫或通姦。願上帝對金賽博士，以及寫那篇文章的那個人慈悲……」

以及如此等等。由於《獨立報》確是一份自由派報紙，大部分是靠讀者訂閱來銷售，並且其讀者一般而言都受過相當的教育，也相當開明，所以，我的每月專欄竟然引起這麼多反「性」的意見，實在有點令人驚奇。這並不是說，反文理斯的信函一定就是典型的讀者反應：我根據長期刊登爭論性文章的經驗已經發現：反對別人觀點的人，比較可能寫非難的信給編輯，而贊同的人則可能直接寫給作者，或者更通常的情況是：自己保留贊同的見解。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這種情況值得重視，《獨立報》的大部分讀者可能是善意的男女，他們對於很多政治經濟問題採取自由派的態度，但是，在面對相當程度的自由派「性」觀點時，卻表現得很難堪，並且氣得臉紅耳赤。其實，這並不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以下這種情況：我們的一些最激烈和惡毒的「激進主義者」，同時也就是徹底的假正經的人。

我登在《獨立報》的性方面的文章，並不是只引來惡評。我自己的檔案之中就有很多表示贊成的人所寫來的信；李爾·史圖亞也告訴我說，他遇到很多艾理斯迷，他們不想寫信給我，也不想寫信給報社。以下是刊載在《獨立報》的表示支持的信函：

一位心理系女學生寫道：「那篇論手淫的文章值得我訂閱一百年；文章以正常又自然的方法提出了說明。」

芝加哥的一位男性寫道：「我很喜歡亞伯特·艾理斯博士在貴報所寫的文章。我很久以來就深深以為：他是能夠在各方面以誠實的態度面對社會的少數心理學家之一。」

加州惠提爾地方的一位讀者寫道：「艾理斯……是不怕說出真理的一個人。」

奧列岡州波特蘭地方的一位職業工人來信說：「我還是支持艾理斯……希望他持續這種有意義的工作，提出性知識，而不是附和道德家心目中的想法。」

科羅拉多州波爾德的一個男人寫道：「我特別欣賞艾理斯博士所寫的文章，他的文章

顯然沒有經過刪減和修改，是以投寄時的原樣出現。」

新澤西州雷吉菲地方的一位讀者來信說：「我要在這兒為亞伯特·艾里斯的文章衷心歡呼四次！」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一位男士寫道：「我熱心支持艾里斯，並且完全贊同艾里斯博士的見解，他說，談到性方面的虛偽，我們美國人是最支持這種虛偽的。」

很顯然的，從這些信函的語氣來看，撻伐艾里斯的小集團並沒有完全得逞。他們是高聲叫喊，但並非異口同聲。而李爾·史圖亞則最為忠心地支持我那種發表異端性觀點的權利——縱使他並不總是支持這些觀點。由於我寫了論婚前性關係的專欄，《獨立報》收到很多取消訂閱的通知，但李爾·史圖亞卻在此時在《獨立報》刊登一篇社論，重申他對於這種發表的權利的信念。社論中這樣說：

「亞伯特·艾里斯博士寫及性方面的問題。雖然他在自己的領域中的表現很傑出，但是他的一些文章中所寫的一些東西，並不被准許出現在他所著的書中，也不被准許出現在他於學術團體中所宣讀的論文中。」

「這就表示說，我們贊成艾里斯博士所寫的一切嗎？一點也不是如此。其中所表示的是：我們贊成艾里斯博士說出他想說的事情——坦誠地，不受到查禁。」